



The
天虹战队小学
Rainbow Troops

Laskar Pelangi

Andrea Hirata

[印度尼西亚]·安德烈亚·伊拉塔 著

熊裕 李佳 译

译林出版社

The Rainbow Troops



天虹战队小学

[印度尼西亚] 安德烈亚·伊拉塔 著
熊裕 李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虹战队小学 / (印尼)伊拉塔(Hirata, A.)著;熊裕,李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8

书名原文: The Rainbow Troops

ISBN 978-7-5447-2413-5

I. ①天… II. ①伊… ②熊… ③李…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印度尼西亚-现代 IV. ①I34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7224号

The Rainbow Troops by Andrea Hirata

Copyright © Andrea Hirata,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co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0-318号

书 名 天虹战队小学
作 者 [印度尼西亚]安德烈亚·伊拉塔
译 者 熊 裕 李 佳
插 图 郑燕青
责任编辑 吴莹莹
原文出版 Bentang Pustaka,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5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413-5
定 价 2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优秀阅读是香的

梅子涵

我快乐地读着这本书，也流了眼泪。读这样的故事，又会觉得能写好故事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是一个作家，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把故事写得更加好。读这样的小说，我脑子里一定就要想到“叙述”。小说就是在叙述，有的小说可以叙述得那么好看，那样生动和真切，有的却无趣透顶，做作得无聊，假滑稽、假幽默、假诗意、假浪漫，所以，叙述真是要有才华和艺术的！我对自己说，我写小说一定要出色地叙述。

读着这样的书、这样的小说、这样的应该给孩子们阅读的文学，我满怀的冲动就是：推荐！四处告诉！这种冲动远远超出我自己写出了一本书。我对自己的书会克制而谦和，可是当我四处转告着这样的书的时候，喜欢高调，喜欢颂扬，喜欢充当“广告人”和“代理商”。这么多年来，民间的阅读界给了我一个更加具有光芒的名字：点灯人，那意思里包含了我总是负责地把很优秀的书介绍给年

幼者、非年幼者，介绍给无数家庭的阅读生活，这些书都是灯，优良阅读正是最日常、最悦目的生活照亮，照亮小心情是肯定的，照亮大智慧、大精神甚至也是必然的。我陶醉地看着自己十几年行走过的“告诉”、“推荐”的路，有些“灯火闪亮”了。

这是一个叙述贫穷的故事。这是一个叙述学校的故事。这是一个叙述普通校长然而却又是杰出校长、普通老师然而却又是杰出老师的故事，所以无论对于普通还是杰出的校长、老师，这都是值得阅读的故事。这是一个把贫穷描写了给你看，也把贫穷中原来可能有天才有杰出也描写给你看的故事。但是它也痛心地让你看见，天才和杰出未必成功，未必翻身，贫穷和愚昧照旧可能继续让他们毁灭，让他们没有好的人生前景。我们异常叹息，我们为那个叫林唐的天才小孩异常叹息，也为小孩玛哈尔叹息，还有别的小孩子们。我们会叹息很久。贫穷和愚昧必须消灭！

所有的小说里一定都有人的名字。优秀小说里的名字往往不止一个，而是能让你想起很多人，很多事，想起很多的善良和温暖，或者很多的荒唐和罪孽，它可能意味着伟大，可能就等同悲哀。优秀小说里的名字，是不可能阅读完了就忘记的，而是会被记住，成为你的榜样或者成为你的耻笑，成为指导生活、劝导成长的一个高耸的纪念碑或是一个可怜的坟堆。所以优秀小说、优秀的别的文学里的难忘的人名，值得感激。

这一本书里的一些名字：穆斯，哈凡，林唐，玛哈尔……也照例会在阅读完成之后的很久的时间里被记忆着。当我们还能记住那些名字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故事就

是还在继续被我们阅读。阅读并没有在合上书的时候结束，一本优秀书的阅读会因为记忆的绵延而持续很多年，有的人是持续一生。那么这书对于他也就是一生的书。

我们阅读过很多中国作家写的儿童文学，阅读过很多欧美国家、日本的儿童文学。这一本书是一个印尼作家写的，印度尼西亚的小说和儿童文学。印度尼西亚的咖啡非常好！你快乐地读着这一本书，也流出了眼泪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他们也有很好的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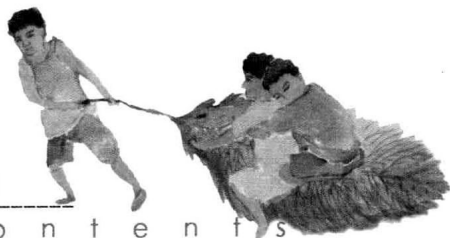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喝的咖啡就是印度尼西亚咖啡。我阅读的时候是有香味的。优秀的阅读是香的。

献给我的老师穆斯里玛·哈萨莉女士
和哈凡·埃芬迪·努尔先生，
以及我的十个童年伙伴——天虹小战队的成员们。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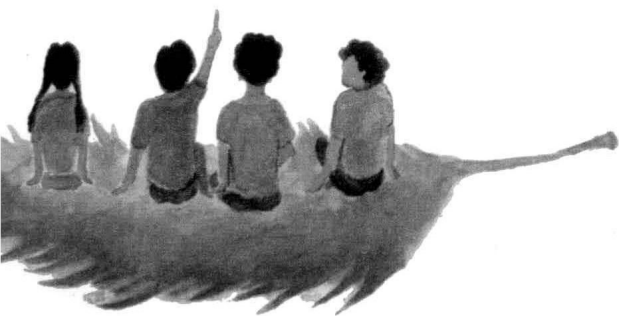
天虹战队小学

C o n t e n t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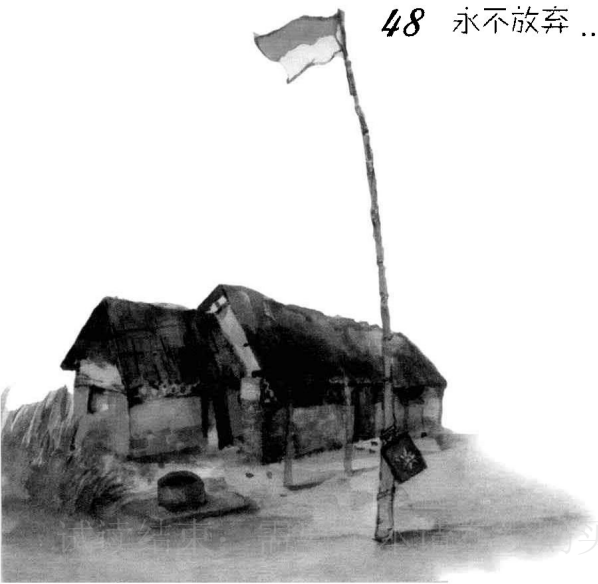
	优秀阅读是香的.....	001
1	十名新生	001
2	长得像松树的男人.....	007
3	玻璃陈列柜	013
4	大灰熊	017
5	弗洛.....	022
6	被剥夺了权利的人.....	029
7	他的第一个诺言	038
8	第五级神经病.....	042
9	鳄鱼巫师	052
10	第二次成为英雄.....	061
11	满扫.....	071
12	他跑调了.....	079

13	喜欢幻想的人.....	086
14	给母亲看的成绩单.....	094
15	第一场雨.....	099
16	天堂的诗和一群越岛鸟.....	103
17	小杂货铺里的爱情.....	112
18	杰作.....	124
19	完美的阴谋.....	133
20	思念.....	139
21	抢食节.....	150
22	塔克·巴雅·图拉.....	160
23	在我的房间里，你的脸挥之不去	170
24	我会从高山顶上给你带来鲜花	174



25	勿里洞玻璃陨石.....	179
26	生气的小鬼.....	184
27	艾登瑟.....	188
28	学校地下的秘密宝藏.....	194
29	B计划.....	202
30	他的第二个诺言.....	209
31	心像天空一样宽广.....	225
32	灵异爱好者俱乐部的书记员.....	229
33	李小龙成了“总统”.....	235
34	动不了的兔子.....	240
35	不要辍学.....	245
36	失去了半个灵魂.....	250

37	一个向国王叫板的年轻姑娘.....	254
38	天堂，原来就在我们村.....	262
39	投机分子.....	268
40	我对穆斯老师的诺言.....	271
41	海盗岛.....	276
42	法师的手卷.....	282
43	精灵离开了教室.....	286
44	神能够预见一切.....	295
45	□计划.....	305
46	他的第三个诺言.....	311
47	勿里洞岛的讽刺.....	316
48	永不放弃.....	320



1 十名新生



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那天早上我坐在学校外面的一条长凳上。一棵老木羊齿树的枝干为我遮着日头。父亲就坐在我边上，双臂搂着我的肩膀，向肩并肩坐在我们前面长凳上的每个家长和小孩点头微笑。那是很重要的一天——我上小学的第一天。

在那些长凳的尽头，有一扇敞开的门，门内是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门框歪歪斜斜的。事实上，整个学校都是倾斜的，好像随时都要倒掉似的。门口站着两个老师，就像是主人在欢迎前来参加聚会的宾客。那个一脸平和的老头儿是巴帕克·K. A. 哈凡·埃芬迪·努尔，我们叫他哈凡大叔，是学校的校长；那个戴着头巾的年轻女士名叫伊布·N. A. 穆斯里玛·哈萨莉，我们叫她穆斯老师。他们和我父亲一样，都面带微笑。

但是穆斯老师的微笑是强装出来的，她的内心十分焦虑。她的脸绷得紧紧的，甚至还紧张地抽搐着。她一直在数长凳上小孩的人数，根本就没心思理会不断淌到眼脸上的汗水。鼻子周围的汗珠子弄花了她的妆粉，弄得脸上一道一道的，那模样就像是我们村里



的老戏《达尔·姆鲁克》里那个女王的仆人。

“九个人，只有九个人，校长先生，还少一个。”她神情紧张地说道。哈凡大叔则茫然地看着她。

我也感到焦虑不安。一方面是受穆斯老师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承受不了父亲压在我身体上的重量。虽然他这天早上显得亲切平和，但是他环在我脖子上的粗糙的胳膊还是暴露了他急促的心跳。我知道他很紧张，而且我也知道，要一个养着一大堆孩子却只有微薄工资的四十七岁矿工送儿子去上学是很不容易的。把我送到早市上的中国杂货摊上去当帮工，或者送到海岸边去做苦力挣钱，比这要容易得多，因为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把孩子送去学校读书就意味着接下来几年都将有一大笔开销，这对我们家来说并不容易。

“我可怜的父亲。”

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

“也许回家去，忘掉学校，这样会更好，像我的几个兄长和表兄弟一样，去做苦力……”

我父亲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颤抖的人。每个家长脸上的神情都表明，他们虽然屁股坐在长凳上，心里却在打着鼓。他们脑子里的想法和我父亲一样，已经飘到了早市上。他们盘算着自己的儿子去早市上当工人是不是比这要强一些。这些父母也仅仅能供自己的孩子读到初中而已，他们并不认为让孩子读书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好的前途。这个早上他们是被逼来到学校的，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他们不送孩子上学，会遭到政府官员的谴责，另一方面也是迫于现代化的需要，好歹得让孩子识几个字吧。

坐在前面的家长和小孩我都认识——除了一个又小又脏的小男孩。他长着一头卷曲的红头发，正试图从他父亲的手掌中挣脱出来。

他的父亲没穿鞋，只穿了一条廉价的棉质短裤。我不认识他们。

其他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像特拉帕尼，正坐在他母亲的大腿上；还有库猜，他坐在他父亲的边上；萨哈拉，她刚刚还在为她母亲没让她马上进教室而生气；还有无人陪伴的赛丹。我们都是邻居，而且我们都是勿里洞岛的马来人，都属于这个岛上最穷的群体。而这所学校，穆罕默迪亚小学，也是勿里洞岛上最破旧的乡村学校。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这儿读书只有三个理由。第一，穆罕默迪亚小学不收任何费用，家长们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随便给点什么就好了；第二，家长们也担心孩子身上有性格缺陷，会让魔鬼轻易地引入歧途，所以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接受伊斯兰教义的引导；第三，别的学校都不肯接收他们的孩子。

穆斯老师越来越焦急了，她瞪大眼睛直盯着大路，希望那儿还有一个新学生。我们也害怕她的希望落空。所以，跟其他小学迎新时的欢快气氛不同，我们在穆罕默迪亚小学的第一天就充满了担心和焦虑，而所有人中最焦急的就是穆斯老师和哈凡大叔。

让这两位谦卑的老师焦灼不安的是南苏门答腊岛文教部教育主管的一纸通知：如果穆罕默迪亚小学招不满十个学生，那么这个勿里洞岛上最破旧的学校就得关门。所以，穆斯老师和哈凡大叔担心的是学校关门，家长们担心的则是费用问题，而我们——夹在中间的这九个小孩——所担心的则是，我们也许再也不能上学念书了。

去年，穆罕默迪亚小学只有十一个学生。哈凡大叔对今年能招满十个学生这个目标不抱希望，因此他私下里已经准备好了宣布学校关门的演讲。而只差一个学生的现实会令他在作这番演讲的时候更加痛苦。

“我们等到十一点。”哈凡大叔对穆斯老师和已经不抱什么希

望的家长们说。全场一片寂静。

穆斯老师强忍着眼泪，憋涨着脸。我理解她的感受，因为她想要教书的愿望就和我们想要上学的愿望一样强烈。今天是穆斯老师当老师的第一天，这是她长久以来翘首以盼的时刻。她上个礼拜才刚刚从女子职业学校毕业，那是位于临时政府首府所在地——丹戎潘丹的一所初中。她只有十五岁。很遗憾，她那火焰般炽烈的想当老师的愿望，就要因一个残酷的现实而熄灭了。她的学校因为只差一个学生而面临关门的危险。

穆斯老师在钟下站着，像是一尊雕塑，直勾勾地望着空旷的校园和大道。一个人也没有出现。太阳越升越高，要到中午了。想要再等来一个学生就像要把风抓在手里一样不可能了。

同时，家长们也把缺一个学生看作是他们孩子命运的一个预示——也许送他们去做工会是更好的选择。我和其他孩子的心都要碎了：父母卑微的社会地位让我们心碎；上学第一天就见证了这所古老的学校关门让我们心碎；仅仅是因为少一个学生而让我们想要读书的强烈愿望破灭，知道这一事实也让我们心碎。我们的脑袋都耷拉了下来。

还差五分钟十一点。穆斯老师再也掩饰不了她的沮丧了。她对这所可怜的学校所抱有的伟大梦想还没来得及开始就要土崩瓦解了，哈凡大叔默默无闻地为之奉献了三十二年的教育生涯也要在这个悲惨的上午宣告结束了。

“只有九个人，校长先生。”穆斯老师用颤抖的声音又说了一遍。她不断重复着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这时她已经不能清晰地思考了。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悲伤，这对一个心里渐渐感到绝望的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时间终于到了。已经十一点过五分，学生的总数仍旧没有达到

十个。我对学校巨大的热情逐渐消退。我把父亲的胳膊从我肩膀上拿开。萨哈拉在她母亲的怀里呜咽着，她真的很想上穆罕默迪亚小学。她穿着袜子和鞋子，戴了头巾，还穿了衬衫，她还有书、一瓶水和一个背包——所有这些都是新的。

哈凡大叔走到家长跟前向他们一一致意。这真让人受不了。家长们都轻轻地拍拍他的背以示安慰。穆斯老师眼中满是泪水，泪光闪闪的。哈凡大叔站在家长们前面。他准备作最后致辞了，他的样子是那么地悲痛欲绝。但是，就在他刚开始说“愿真主赐您平安”时，特拉帕尼指着校园的一边大叫起来，把大家吓了一跳。

“哈伦！”

我们全都立即转过去看，远处有一个又高又瘦的小男孩，正笨拙地朝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他的穿着和发式非常整洁，白色的长袖衬衫塞在短裤里。走路的时候，他的两个膝盖碰在一起，随着身体的摇晃形成一个X。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正费力地想抓住他。那个小男孩是哈伦，他很有趣，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已经十五岁了，和穆斯老师一般大，但是智力发育有点迟缓。他非常开心，走得很快，跟跑似的，好像迫不及待想到我们这儿来，根本就不理会跌跌撞撞跟在他后面想抓住他手的母亲。

当他们走到哈凡大叔跟前时，两个人几乎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老师，”他母亲气喘吁吁地说，“请收下哈伦吧。特殊学校远在邦加岛，我们没有钱送他去那儿念书。”

哈伦把胳膊叠在胸前，开心地笑着。他的母亲继续说：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学校里总比在家好，在家里他就只会追着我的鸡崽儿到处跑。”

哈伦咧嘴大笑，露出他那排又长又黄的牙齿。

哈凡大叔也笑了。他看看穆斯老师，耸了耸肩膀。

“这样就有十个人了。”他说。

哈伦救了我们！我们鼓掌欢呼起来。萨哈拉再也坐不住了，她笔直地站起来整理好头巾上的褶皱，十分利索地背起了书包。穆斯老师的脸也涨红了。这位年轻的老师收住了泪水，把她那张已经花了妆的脸上的汗擦了擦。